



ALL  
THINGS  
**STRANGE** and  
**WONDERFUL**

**My adventures as a vet in Africa**



ALL  
THINGS  
STRANGE and  
WONDERFUL

# 巫医、 动物 与我

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

[澳] 赫伯特·雷布汉 ——著 Herbert Rebhan

林小绿 ——译

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巫医、动物与我  
WUYI DONGWU YU WO

ALL THINGS STRANGE AND WONDERFUL:  
My Adventures as a Vet in Africa by Dr. Reb  
Copyright © Rebel Initiative, 2016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 
by The Chronic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o. Ltd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inch Publishing Pty Ltd.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：20-2019-153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巫医、动物与我：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 /（澳）赫伯特·雷布汉  
著；林小绿译．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9（2019.9 重印）  
（自由大地丛书）

书名原文：All things strange and wonderful

ISBN 978-7-5598-1927-7

I. ①巫… II. ①赫… ②林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澳大利亚—  
现代 IV. ①I61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 16106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  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（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：410000）

开本：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：9.25 字数：200 千字

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5 001~10 000 册 定价：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<b>* PART 1</b>       | <b>1</b>  |
| <b>我来，我看，我被震撼</b>     |           |
| 1 我已经等了你十六年           | 3         |
| 2 迎接新生命，是消灭低落情绪最好的方式  | 12        |
| 3 明日复明日，这里“明日”特别多     | 17        |
| 4 受人尊敬的“白人疯子”         | 24        |
| 5 三碗菜的启示              | 29        |
| 6 合理用纸，惊险程度有如躲子弹      | 39        |
| 7 美丽的时间错误，换来无价的收获     | 45        |
| <br>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<b>* PART 2</b>       | <b>55</b> |
| <b>怪异又奇妙的“非洲温暖之心”</b> |           |
| <br>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8 学西洋棋的酒吧女郎           | 57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9  | 医生，你的名字是“恶名昭彰”     | 68  |
| 10 | 接生日：小牛和小婴儿         | 79  |
| 11 | 在边界炮火中救治动物         | 91  |
| 12 | 再度与死神拔河的小狗们        | 96  |
| 13 | 保险套推广阻力重重          | 102 |
| 14 | 棋赛、赌金与胜利者          | 108 |
| 15 | 只需在胸前画个“I”，我就能打胜仗！ | 119 |

**\* PART 3** 127  
**非洲教我的人生智慧**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6 | 与巫医的哲学思辨：敌人、朋友与快乐       | 129 |
| 17 | 转角不会遇到爱，只会撞到猪           | 143 |
| 18 | 疟疾啊疟疾，让我差点归西            | 149 |
| 19 | 见证非洲成年礼，你得先证明<br>自己是个男人 | 158 |
| 20 | 巫医与“快乐寡妇”们              | 171 |
| 21 | 不着调的救援物资计划              | 177 |
| 22 | 我会失去我的“恶名昭彰”            | 186 |
| 23 | 一、二、三，腕力比赛开始！           | 193 |
| 24 | 系着黄色领带的男人               | 203 |
| 25 | 有麻烦？请找艾纳巴达威医生           | 225 |

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<b>*</b> | <b>PART 4</b>       | <b>233</b> |
|          | <b>生离死别，我将离开</b>    |            |
| 26       | 短暂的皇后               | 235        |
| 27       | 她的告别式               | 243        |
| 28       | 洒在水面上的面包            | 249        |
| 29       | 黑色皇后的临别礼物           | 254        |
| 30       | 别了，姆津巴大夫！别了，非洲！     | 273        |
|          | <b>尾声</b>           | <b>278</b> |
|          | <b>成为一个更包容、开放的人</b> | <b>282</b> |

\*

PART 1

我来，我看，我被震撼





## 1 我已经等了十六年

他笑容满面地说：“我等了很久，多可塔拉。”

“很抱歉，我在隔壁房间调制药。你等多久了？”

“我已经等了十六年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雷布医生，有个挂号的病人在等了。”杰夫·卑瓦说，他是我的得力助手。

挂号？有人挂号耶！我满心雀跃。自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，我等这句话已经等了整整两个星期。马拉维（Malawi）这个地方燃料短缺，交通几乎陷入瘫痪状态。想象一下：整个国家都没有燃料！这里就是非洲。

因为只能靠两条腿移动，我这个兽医的作用就相当有限了。两个星期下来，我唯一能提升的技能就是喝酒。我每晚都会前往不同的村庄，要找到当地酒吧并不难，它们

通常就是村里最热闹的那间小屋。这里没有冰箱，你唯一的选择，就是从两百公升<sup>[1]</sup>的大桶子里舀出常温的、还冒着泡的自酿啤酒。喝酒可以让一个人变得相当平易近人。

第一次登场的情景都一样。想象一下：黑白画面的西部电影里，一个陌生人骑马进入小镇，跳下马，一手推开酒吧门，眼睛扫视人群。钢琴师停止演奏，打牌的人抬起头，众人屏住气息，视线一路跟着陌生人来到吧台前，只听他大吼：“威士忌！连酒瓶一起……”然而，现实正与此相反。我踉跄着走进敞开的大门，来到吧台前，温文有礼且笑容满面地要了杯啤酒。所有人像看到鬼一样盯着我的每一步，没人问：“没在这附近看过你，你是打算住下来，还是只是经过？”

酒保送上冒着泡的啤酒，询问我是否迷路了。“没有，这里就是我要来的地方。我请全屋子的人喝一杯，如何？”我说。

当地的村落酒吧罕见陌生人，一个白人请所有人喝酒更是前所未闻。美国和平工作团可能不认同我这个义工的营销策略，但我这两个星期遇到的人，加起来比多数义工在两年服务期里遇到的还要多。

城里来了名新兽医的消息传了出去，证据就是——有人挂号了！

---

[1] 公升，公制容量单位，升的旧称。1公升等于1升。——编者

“好的，今天总算可以做些兽医的事了。”我一边对杰夫说，一边搅拌液体，并用小火将其煮沸。

“你在煮什么？”杰夫闻了一下锅子。

“硼葡萄糖酸钙，一种液状钙剂，可以用来治疗乳牛的产乳热。不知道会不会有派上用场的那一天，不过有备无患。”

我一边搅拌溶剂，一边看着杰夫翻动我桌上的文件。

“这就是化学，对吗？”

“比较像是厨房化学。先别太兴奋，等成功了再说。大概还要五分钟才会沸腾，先说说我们的客人吧。”

“有个男人带了一窝生病的小狗上门。他年纪很大，从很远的地方来。没有交通工具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。小狗大约八周大，不吃东西，而且上吐下泻。”杰夫解释。

“最有趣的是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听说过那个男人，但从没见过他。他叫姆津巴，是声名远播的巫医，在乔洛陡崖的某个地方有间医院。传说，有意找他的人永远也找不到他，只有真正需要他的人才找得到他。很多人都跑到他那里寻求治疗。”

“去量一下每只狗的体温，检查狗眼睛四周的眼屎和眼结膜，就在这里——”我拉下自己的左下眼皮，指着眼睛四周的红色薄膜，“看看是毫无血色，还是淡粉红色，可以判断它们是不是贫血。麻烦你给我们的第一位客人倒杯茶，告诉他我马上就到。”

五分钟后，我认为钙剂煮得够久了，便前往诊疗室。

我一走进敞开的房门，便看到一名非洲老人手里抱着一只小狗，杰夫正在给小狗测量体温。老人赤裸的大脚，矮小结实的身躯，一头修剪整齐的头——灰色发丝均匀掺杂其中，添以浓密的胡须，和一身的褴褛衣衫形成强烈对比。他抬起头，露出我前所未见的灿烂笑容。我不发一语，默默等待杰夫做完工作。杰夫从姆津巴大夫手中接过小狗，我伸出手，用马拉维当地通用的齐切瓦语跟他打招呼，他笑得更开心了，两手抓住我的右手——初识的人不会有这样亲昵的举动。他握住我双手的手腕，将其翻转过来端详我的掌心。我感到手一阵刺痛，转身看着杰夫，挑眉，仿佛在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杰夫耸耸肩，似乎在说他也一头雾水。

我来此服务之前上过和平团的跨文化课程，但我不记得有这种欢迎方式。姆津巴大夫打量完我的手后，直视我的眼睛。他用双手托住我的脸，像爷爷奶奶捧着小孩子的脸想看个仔细一样。当他凝视我的双眼时，我双手的刺痛感消退了，但脸颊却像有电流通过一样。

他笑容满面地说：“我等你很久了，多可塔拉。”多可塔拉，医生之意。

“很抱歉，我在隔壁房间调制药。你等多久了？”我揉揉脸颊，酥麻感消失了。

“我已经等了十六年。”他的眉头高扬。

“十六年？”

“十六年前，当你决定要来的时候，我就见到你了。当

时你还只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。你的村子非常寒冷，寸草不生，白雪覆盖大地。现在你来了，欢迎你。”他握住我的右手，热情迎接我。酥麻感又来了。

“我得回村子里了，等你治疗好小狗，我再来接它们回家。保重，多可塔拉。”语毕，他转身离去。

“老人家，请留步。”我追上去，“你怎么知道这些事？”

“我看见的。”他理所当然地说，“我也预见了小狗们的未来。好好照顾它们，总有一天，它们会救你一命。”他转身走上小路。

我回到诊间，杰夫问：“你十六年前就决定来马拉维？”

“准确地说不是来马拉维。和平团的人是六个月前决定的，不是十六年前。”

“老天，回想一下，雷布，十六年前发生过什么事？”杰夫语气激动。

我回想起姆津巴大夫说的日子。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记忆鲜明得仿佛是在昨天。

“十六年前，我才九岁，读四年级，住在威斯康星州（Wisconsin）的新里士满（New Richmond），两名在南美服务过的和平团前义工到我们的社会课上演讲。当时是冬天，大雪覆盖万物。上完课后，我下定决心，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和平团义工，而我将前往非洲。”我告诉杰夫。

我接着说：“多年过去，我从未忘记那天对自己做出的承诺。在兽医院求学的最后一年，我认为是时候履行诺

言了，于是我向和平团提出前往非洲服务的申请。他们受理了，并把我分派到马拉维，马拉维政府再派我来到乔洛（Thyolo）。你觉得姆津巴大夫在十六年前真的看到我了吗？”

“雷布，这里可是非洲啊！”

“老天，吓死人了。”我全身一阵颤抖。

杰夫和我逐一检查小狗，我趁机向他说明进行身体综合检查的步骤，并解说检查的结果。我把最后两只小狗交给杰夫，要他向我汇报结果。杰夫学得很快，在彻底检查过后，抓到了所有的重点。小病患的症状是发烧、脱水、抑郁、轻微贫血、呕吐和腹泻；处方是抗生素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、止吐药、驱虫药，以及输液补充水分。

“要上哪儿去找这些药？”杰夫问道。

“我自己有一小袋药物，在得到马拉维政府的官方协助之前，应该可以撑一下。每种药都有，只缺补充液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自己做吧，你知道的，厨房化学。”

我把药摆出来让杰夫去治疗每只小狗，然后走到自己的桌子旁，计算制作等渗透压补充液需要的材料。这花不了多少时间，我随即回到诊疗室。

“情况如何了？”我问杰夫。

“这只快好了，还剩三只。”

“好极了，我要去市场一趟，买些制作补充液需要的材料，马上回来。”

我回来后，杰夫和我在每只小狗的颈静脉装上导管，根据我计算出来的输液总量和速度，密集地每三十分钟给予十毫升补充液。杰夫把办公室的打字员吉尔和文书员汤姆都叫来帮忙。下班之后，我把小狗们带回家整晚照顾，到了就寝时间，小家伙们的体内补足了水分，可以在睡眠中慢慢吸收。我躺在床上，小狗们就在我身旁的盒子里。

小狗们模样狼狈，最大的问题是腹泻严重，味道难闻得要死，用稀释过后的漂白水才洗得掉。没多久，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闻起来都像游泳池了。

日复一日，我们持续用药，尽我们所能，但小狗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。第三天早上醒来，我发现第三只小狗在前一晚死了。我把它埋在后院，跟前天死掉的两只小狗葬在一起。

仅存的三只小狗瘦骨嶙峋、无精打采。我把它们带回办公室，生怕我的头号病患就这样没了。先行抵达的吉尔、汤姆和杰夫满心期待，在楼梯上等着我带来好消息。大家瞄了盒内一眼后大失所望，每一个人都对小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但眼前的状况相当棘手。

那天早上，第四只小狗在吉尔的手中死了。她轻轻摇晃它良久，那只淡金色小狗是她最爱的一只。她泪流满面，低声说着 *pepani*（对不起），把它交到我的手中后躲到隔壁房间。

第六个晚上，我继续照顾幸存的两只小狗。它们奄奄一息的模样，令我担心它们也快坚持不住了。我几乎可以预料到明早就得将它们与其兄弟姐妹合葬在一块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微弱的呻吟声吵醒了我——有东西在咬我的手指头。小狗们自己跳出盒子跑来舔我的手，看起来生机勃勃，最重要的是，快乐。即使不是学医的人也看得出它们已经好多了，它们战胜病魔了。我来到办公室，员工一看到我的笑脸，立刻知道我带来了好消息。我把娇小的幸存者放在地上给大家看，它们依然骨瘦如柴，但都在康复之中。我们立刻频繁地少量喂食，它们的食量很快就变大了，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，没多久就变得肥肥胖胖了。

小狗如影随形地跟着我，早上我们一起优哉地走路上班，晚上一起回家。它们在我家东奔西跑，和我一起窝在床上；每天早上在我床边轻声呜呜，温柔地咬醒我。

我开始担心姆津巴大夫会来接回它们，但愿不会。然而，在小狗康复的第十天，他出现了。看到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狗，他简直欣喜若狂。

小狗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姆津巴大夫了，以它们短暂的生命来说，这已经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它们见到姆津巴大夫就像见到母亲一样。老人温柔地抱起小狗，任由小狗又亲又舔。看着他们欢喜地重逢，我却感到有点伤心，我已经爱上这两只小毛球了。

姆津巴大夫向我致谢。我心知小狗能够康复，功劳不在



我一人，因此介绍吉尔、汤姆和杰夫给他认识。少了他们，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。姆津巴大夫不愧是绅士，他逐一诚挚地向每个人致以问候和感谢。离开前，他请我为小狗取名。

“黑色那只我叫它笨笨，有斑点的那只叫跳跳，是我以前养的小狗的名字，它们都是很棒的狗。”

“笨笨和跳跳，我喜欢。请常来看它们，多可塔拉。小狗现在视你如父母，它们不会忘了你，总有一天，它们会回报你的恩德。”

姆津巴大夫和我握手道别，我望着小狗跟在他后头离去。他身上仿佛有一股神奇的魔力，不用绳子或皮带拴着，小狗自然乖乖跟着他走，好像把他当成家人。

外面的世界对娇弱的小狗来说过于广大，它们此生将尝尽苦难，但愿它们能够克服并活下去。我举手对着远去的三个背影挥舞，没想到小狗们居然停下来转头看我，我开心得仿佛站在世界顶端。

我是兽医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！